

藏書譜

秦郵夏洪基元屬甫述

予既輯讀書筏矣曷爲復譜藏書藏所以爲讀之地也然而讀固稱難藏亦匪易來馬湖先生制策曰藏書有五劫而水火之患不與焉何謂五劫錦素裝潢將托盟於繙閱高齋陳列豈比玩於丹青而或手指不觸圭角稜然蠹蝕蛛封塵灰寸積名之冷劫甲乙分行四庫之標題甚辨金形異管三品之記載懸殊而或雅頌雜糅訓謨倒置汲書孔

壁錯簡難明名之紊劫顛末具在方稱尺璧之全  
句字少虧遂比河東之篋而或卷帙飄零都無完  
好裊褥成之鼯鼠餅餌易於兒童名之殘劫中郎  
無子餘業互歸於仲宣子政好奇鴻寶僅探於枕  
內而或品謝方平漫言巧與未見一甌之饋竟難  
久假之歸名之逋劫丹鉛在手猶嫌筆削之易訛  
去取已明尚恐雌黃之未定而或信心塗抹滿紙  
漫汗祇欲誇能於黠竄不思貽笑於金根名之穢  
劫蓋藏書之難若此予是以取古人一言一事可

則傲者爲之論說以申其義以附於讀書後之後  
斯則能藏而讀有資不必閱典墳於市肆抑能讀  
而藏有用非徒飽蟬蠹於芸臺讀稱其讀亦藏副  
其藏矣如但侈惠施之五車張華之三十乘而經  
笥或慚楊玠秘書有愧世南則是編雖以覆瓿可  
也

俞奕曾性高簡喜讀書見異帙亟收之又常景耽愛  
典墳不事生產遇書有新異者不問價貴賤以必得  
爲期

藏書與讀書不同讀書如服藥須擇其氣味之醇粹者藏書如蓄藥烏頭鉤吻雖不得與參苓並進藥籠中亦安可少哉故凡古所未傳者與今所未見者不暇品其醇疵俱當收之以備覽但今人愛書之心不勝愛錢則雖知其異而勿問者有矣王玉遮曰餘錢但買書而吳寧野以爲若待錢餘則奇書所失多矣故易之曰移錢且買書然皆未可爲守財者道也

書籍之盛至今日而極矣蠹蝕蛛封之簡亦煥縹緗連床克棟之編並新剗刷蓋自書契以來未或若此者也然求其可以傳世者如晨星而淺陋惡蕪者比比也揆厥所由實有二弊一弊於文士之弋名一弊於賈人之逐利經生習帖括家言度墳典於高閣者無論已間有負才嗜學以梯榮者則必侈談博綜爲名高抑或已冠進賢功成志遂而耻於湮沒無聞又思托典文以垂不朽於是乎或裂成書而更爲纂訂或厭本色而濫肆批評或狗一已之偏而妄標其幟或攘他人之美而巧纂其

名雖出名公鉅卿之手其不堪覆瓿者有之矣此一弊也若夫賈人惟利是視初不暇爲傳世之計見一書迫欲刊布鑿裁無當讐校罔聞篇章脫漏而不知字句顛倒而莫正且有元刻甫行翻板隨出以致魯魚帝虎開卷盡然卽寫刻工緻楮墨精良何益哉此又一弊也總之文士幸賈人之濫刻以售其名賈人假文士之虛聲以規其利啾啾亂鳴不脛而走天下天下耳食之輩亦不惜餘錢買之真可笑也予嘗謂今日書籍之富如八五都之

市百貨錯陳非波斯胡鑿別之則魚目混夜光之稱燕石奪遠城之價有不貽墳典羞者乎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日課五十紙數不登不已又陶穀曰韓彥卿有博學記余偷抄之得三百餘事

上世書惟抄本購之孔艱故古人緝柳編蒲燃薪削筆不以爲勞自後唐明宗刻爲印本而傳布始廣得書始易矣乃政惟其易也學者愈益苟簡不復肯事抄寫予則以爲書至今日雖克棟汗牛可

坐而致然豈無先代遺文從無剗刷後來秘籍尚未流傳者果爲案頭所不可少何憚筆墨之勞也且印本之書卽云易購亦豈無篇章之脫漏字句之剗缺者旣欲收之鄴架不可不取證他本補錄以成全書毋徒曰謄錄之事非誦讀所急也哉

柳氏序訓曰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爲業又趙德甫與其妻李清照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凡書史自家字不剗缺本不誤者輒

市之儲作副本

貧士購一書爲難何況三本但能貯之腹笥則寧野所云一卷足富千古者非虛語也然書有元本不誤而翻刻以屢謄失真者亦有元本先誤而後經名手讐訂改正者故凡書之別本俱當廣收以備叅稽之用雖敗筭蠹簡未可棄也

阮孝緒沉靜寡欲篤好墳史博采宋齊以來羣籍參

投官書著爲七錄

一經典二史傳三子兵四文集五伎術六佛七道

書之有品類也亦猶奎婁箕畢總名曰星而經緯

懸殊河濟江淮總名曰水而源流迥別是以唐玄宗分庫有四隋煬帝列品惟三劉歆繼劉向而奏其七畧馬懷素承王儉而續其七志莫不兼總條貫標次甲乙真崇文之盛事也我輩寒素藏書雖不敢妄擬中秘然使經史錯陳雅俗混側則胸中之涇渭可知矣故凡書必須品第以經書爲一類史鑑爲一類諸子爲一類文集爲一類纂輯爲一類雜著爲一類詩文爲一類詞曲爲一類稗史小說爲一類禪宗道笈爲一類門分部列標識釐然日坐其中隨類抽閱則李謐所云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者其是之謂乎

宋次道家多書皆校讐三五遍故藏書善本世推宋氏

昔人讀書有廣涉而無所解者或名之曰書籠有多通而不能運者或目之曰書厨若徒侈藏書之名漫不校讐使魯魚莫辨帝虎難分則雖錦軸牙籤盈笥列架其與賈販無異直謂之書肆可耳雖然校書如掃落葉學者難之使非確有解悟實有

證據而漫下雌黃改竄塗抹則墳典之一厄耳復何取於校讐哉

李清照曰猶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緝故紙扎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

凡得一書查無欠損卽互裝訂旣裝訂卽互函裹庶不致有狼藉破壞之虞其分冊分函當以義類相從不得拘牽厚薄如史書則某帝爲一冊或一帝數冊或數帝一冊某代爲一函或一代數函或

數代一函他如文集詩賦書疏之類亦然此不惟便於卷首標識亦便於讀時檢閱也

田弘正起樓藏書至萬餘卷又孫長孺喜藏書置之樓上時號書樓孫氏

古之藏書者或於山或於壁或積石以爲倉其爲墳典計亦云周且慎矣然今世無焚書之令挾書之律則名山可不錮而木石之務又非貧士所能辦則我輩平常收蓄互莫如樓樓開四面牕令通風日可祛暑月徽濕之患而貯書又不互架而互

厨厨可啓閉可避鼠嚙蛛封塵積之患且某書入某厨則於厨面標某書名以便檢取閱畢仍歸原處又可免參錯混淆之患也

鄴侯李泌家富圖籍韓退之詩曰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古人心存敬慎對黃卷如對聖賢故展必拭几閱必盥手行則承之以板虔則覆之以茵雖有急速必卷束而後起所以晨夕披讀而卷帙如新若過於珍惜置之高閣手不忍觸則縹緗粲列祇以飾

觀耳萬卷於我何有哉

羅紹威聚書數萬卷開館延文學之士孫蔚家世好學藏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爲辦飲

食

有書不讀與無書同實有書而不以公諸人雖云藏矣亦與無書同實則藏書者非第私爲枕帳之秘也蘇長公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或謂其勞已爲人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得酒吾爲之酣適專以自爲也蓋必如是而始無負



吾書始無負吾藏耳

齊王攸愛經籍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又陸龜蒙借人書篇帙舛壞必爲補輯刊正

世稱借書三癡謂借人書爲一癡借書於人爲一癡借而復還爲一癡蓋久假不歸遂爲鄙吝者口實矣予謂借書何害但未遇解人耳若如此刊訂其謬誤則更得校讐之益補輯其舛壞則無復汙損之虞又何必投束脩之羊先一甌之餽哉

王粲字仲宣少聰慧學博才高蔡中郎見而奇之曰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當秦火方歎之際西山魯壁雖有藏書而先聖遺編多從口授以顯則藏之名山不若傳之其人也然書落庸人手與不肖子孫等耳中郎遺籍得仲宣而歸之不特善於藏書蓋亦所謂無子而有子矣雖然中郎賜書若干卷遭喪亂之後流離塗炭罔有存者而文姬所誦憶四百餘篇繕寫呈之曹公文無遺誤則又孰謂中郎無子哉

杜暹嘗聚書萬卷卷尾必自跋曰清俸寫來手自校

汝曹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爲不孝

唐伯高曰此可爲賢子孫道耳若後黜象賢使繼  
擇解人贈之如蔡邕之於王粲可也何忍坐令  
生才學俱蕩子之酒肉乎

昔人謂積善以裕子孫子孫未必能富遂以積金  
者同概下則謂贈子孫而以書教以金工玩好贈  
者皆謂其也且遺經教子古人所尚若夫遺傳宜  
其人則遺書不貴之子孫將誰責哉故藏書者不  
可無也

莊子之也

馮淵公曰賈豎藏貨財吾輩也

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

俱拜書其上以曝其

又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作枕勿以夾刺隨心修此知隨插之得也  
並奉贈此法

藏書家全當視之如一  
兒孫之業也  
治藏書之法  
我在人印  
者委此詳  
字節之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